

學

統

二





學 統

(二)

熊 賜 履 撰

學統卷四

正統

子思子

子思子姓孔名伋。孔子之孫。伯魚之子也。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。卽魯哀公十二年卒。生子伋。因字子思。云。子思幼時。孔子閒居。喟然而歎。子思再拜請曰。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。孔子曰。爾孺子何知。子思曰。伋于進瞻。亟聞夫子之教。其父析薪。其子弗克負荷。是謂不肖。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。孔子欣然笑曰。然乎。吾無憂矣。哀公十六年。孔子卒。子思童年。不爲禮君。孔子卒後。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閒。大者爲師傅卿相。小者友教士大夫。或隱而不見。子思獨師事曾子。宗聖祖之學。年十六。適宋。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。尙書虞夏數四篇善矣。下此。訖于秦費。效堯舜之言。爾殊不如也。子思曰。事變有極。正自當耳。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。其書同矣。朔曰。凡書之作。欲以喻民也。簡易爲上。而乃故作難知之辭。不亦繁乎。子思曰。書之意。兼復深奧。訓詁成義。古人所以爲典雅也。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。伋答之曰。道爲知者傳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貴矣。今君何似之甚也。朔不悅而退。曰。孺子辱吾。其徒請攻之。遂圍子思。宋君聞而救之。子思得免。魯悼公元年。子思歸于魯。先是伯魚卒。其妻嫁于衛。至是死。赴于子思。子思哭于廟。或曰。哭庶氏之母。奚爲于孔氏之廟。蓋嫁母與廟絕。故曰庶也。猶云嫁于庶氏云爾。子思曰。吾過矣。吾過矣。遂哭于

他室。柳若謂子思曰：子聖人之後也。四方于子乎觀禮？子盍慎諸？子思曰：吾何慎哉？吾聞之：有其禮，無其財，君子弗行也；有其禮，有其財，無其時，君子弗行也。吾何慎哉？曾子謂子思曰：伋，吾執親之喪也，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。子思曰：先王之制禮也，過之者俯而就，不至焉者跂而及。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，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。杖而後能起。子思曰：喪，三日而殯。凡附于身者，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焉爾矣。三月而葬，凡附于棺者，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焉爾矣。喪，三年以爲極，亡則弗忘矣。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故忌日不樂。悼公二年，子思去魯適衛。曾子謂子思曰：昔吾從夫子遊諸侯，夫子未嘗失禮，而猶其道不行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，無乃不容乎？子思曰：時移世易，各有宜也。當吾先君周制雖毀，君臣固位，上下相持若一體，然欲行其道，不執禮以求之，則不能入也。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，競招英雄以自輔翼，此則得士則昌，失士則亡之秋也。伋于此時，不自高人，將下吾，不自貴人，將賤吾。舜禹揖讓，湯武用師，非故相詭，乃各時也。齊平公二十五年，子思適齊，齊君嬖臣美鬚眉，立于側，齊君指之笑，且言曰：假貌可相易，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。子思曰：非所願也。所願者，惟君脩禮義，富百姓，而伋得寓君之境內，從樸負之列，其惠多矣。無此鬚眉，非所病也。衛敬公元年，子思自齊反衛，衛君館而問曰：先生魯國之士，不以衛之褊小，猶步玉趾而慰存之，願有賜于寡人也。子思曰：臣羈旅于此，而辱君之威尊，亟臨幕門，其榮多矣。願未有可以報君者，惟進賢爾。衛君曰：賢固寡人之所願也。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。子思曰：君將取士以名耶？抑以實耶？曰：必以實。子思曰：衛之東境有李音者，賢而有實者也。衛君曰：其祖父何也？對曰：世農夫也。

衛君乃大笑曰。寡人不好農。農夫之子無所用之。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。子思曰。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。祖父之農何預焉。且周公大聖。康叔大賢。魯衛之祖也。不嘗以農事開國乎。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。衛君默然。子思居衛。適衛有齊寇。或曰。寇至。盍去諸。子思曰。如伋去。君誰與守。子思言苟變于衛君曰。其才可將五百乘。衛君曰。吾知其可將。然變嘗爲吏。賦于民。而食人二雞子。故弗用也。子思曰。聖人官人。猶大匠之用木也。取其所長。棄其所短。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。良工不棄何也。其所妨者細也。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。豈可使聞于鄰國耶。衛君再拜曰。謹受教矣。時衛君言計是非。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。以吾觀于衛。所謂君不君。臣不臣者也。公邱懿子曰。何乃如是。子思曰。人主自臧。則衆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。猶卻衆謀。況和非以長惡乎。夫不察事之是非。而悅人讚己。闇莫甚焉。不度理之所在。而阿諛求容。諂莫甚焉。君闇臣諂。以居百姓之上。民弗與也。若此不已。國無類矣。于是謂衛君曰。君之國事將日非矣。衛君曰。何。子思曰。君出言自以爲是。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。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。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。而羣下同聲賢之。賢之則順而有福。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。則善安從生。詩云。具曰予聖。誰知烏之雌雄。其衛之謂乎。衛君問于子思曰。寡人之政何如。對曰。無非。衛君曰。寡人亦望其如此也。子思曰。希旨容媚。則君親之。中正弼非。則君疏之。夫能富貴貧賤人者。君也。朝廷之士。孰肯舍所以見親。而就所以見疏者乎。故競求射君之心。而莫敢非君之非者。此臣所以無非也。衛君曰。然乎。寡人今知過矣。衛君謂子思曰。道大難明。非吾所能也。今欲學術。何如。子思曰。體道者逸而不窮。任道者勞。

而無功。衛君曰：善。衛公子交見于子思曰：先生聖人之後，執清高之操，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。交雖不敏，竊慕下風。幸先生顧恤之。子思曰：公子不至也。大清高之節，不以私自累，不以利煩意。今公子紹康叔之緒，處戰伐之世，當務收英雄，保疆土，非脩匹夫之行之時也。衛敬公十一年，子上雜所習，請于子思。子上者，子思之子白也。子思曰：先人有訓焉，學必由聖，所以致其才也。礪必由砥，所以致其刃也。故夫子之教，必始于詩書，而終于禮樂。雜說不與焉。又何請？子思謂子上曰：白乎，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。于學則寤焉，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。登高則覩焉，是故雖有本性，而加之以學，則無惑矣。又謂子上曰：有可爲公侯之尊，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，非惟志乎？成其志者，非惟無欲乎？夫錦繡紛華，所服不過溫體，三牲太牢，所食不過充腹，知以身取節者，則知足矣。苟知足，則不累其志矣。子思受業門人縣子、羊客、申祥、曾申之徒，時問業焉。子思曰：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，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身敬也。心好之，身必安之。君好之，民必欲之。心以體全，亦以體傷。君以民存，亦以民亡。詩云：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清且明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。庶民以生，誰能秉國成？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。又曰：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。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。又曰：君子以心導耳目，小人以耳目導心。衛敬公十六年，子思記魯論，卽論語也。衛昭公三年，子思居衛，衛人釣于河，得鰈魚焉。其大盈車。子思聞之，歎曰：鰈雖難得，貪以死餌，士雖懷道，貪以死祿。又曰：不取于人，謂之富；不辱于人，謂之貴；不取不辱，其于富貴庶矣哉。又曰：繁于樂者，重于憂；厚于味者，薄于行。君子同則有樂，異則有禮。子上之母死而不喪，門人問諸子思曰：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？曰：然。子之不使

白之喪之何也。子思曰：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，道隆則從而隆，道污則從而污，伋則安能爲伋也？妻者則爲白也。母不爲伋也，妻者則不爲白也。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，自子思始也。是時魏文侯雅好賢，以卜子夏爲師，友段干木，過其廬，未嘗不式也。敬田子方，子思時隱居于衛，而文侯不能師，君子少之，費惠公曰：吾于子思則師之矣。子思曰：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，又曰：禽獸成羣，竹木遂長，道上顏行而不拾遺，畊者餘餽，宿之隴首，其歌樂而無謠，其哀哭而無聲，至德之世也。子思縋袍無裏，二旬而九食，田子方遺之狐白裘，子思辭曰：伋聞之，妄與不若棄物于溝壑，伋雖貧，不忍以身爲溝壑，是以不敢當也。或謂子思曰：子取人粟，而辭吾酒醕，是辭少而取多也。子思曰：然，伋不幸而貧于財，至乃困乏，將恐絕先人之祀，夫受粟爲周乏也，酒醕則所以飲宴也，方乏于食，而乃飲宴，非義也。吾度義而行爾，豈以爲介哉？衛慎公五年，子思在衛，魯元公卒，縣子謂子思曰：子雖未臣魯，父母之國也，先君宗廟在焉，奈何弗服？子思曰：禮不得也。縣子曰：請問之。子思曰：臣而去國，君不埒其宗廟，則爲之服，吾旣無列于魯，而祭，在衛，吾何服哉？寄臣而服所寄之君，則舊君無服，明不二君之義也。魯穆公元年，子思自衛反魯，時年已七十餘矣。穆公以公儀休爲相，泄柳申詳爲臣，而特尊禮子思。穆公問于子思曰：吾國可興乎？子思曰：可曰：爲之奈何？對曰：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，行其政化，開公家之惠，杜私門之利，結恩百姓，脩禮鄰國，其興也勃然矣。又問曰：立太子有常乎？曰：有之。在周公之典。穆公曰：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，微子舍孫而立其弟，是何法也？子思曰：殷人質而尊其尊，故立弟。周人文而親其親，故立子。故立制垂法，順之爲貴。

魯人有公儀潛者。樂道好古。恬于榮利。子思與之友。穆公因謂子思曰。公儀子必輔寡人。三分魯國而與之一。子其言之。子思曰。如君之言。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。君若饑渴待賢。納用其謀。雖蔬食飲水。飯亦願在下風。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。無信用之意。公儀子之智若魚鳥。可也。不然。彼將終身不臨乎君之庭矣。且臣不佞。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。穆公問曰。縣子言子之爲善。不欲人譽己。信乎。子思對曰。非臣之情也。臣之脩善。人知之而譽臣。是爲善有助也。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。修善而人莫知。則必毀臣。是爲善受毀也。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。若曰。不欲人知。恐人譽己。臣以爲斯人也者。非虛則愚也。子思曰。百心不可以得一人。一心可以得百人。穆公三年。子思在魯。穆公謂子思曰。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。未知所以爲令名者。願先生教之。子思曰。君有惠百姓之心。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。毀不居之室。以賜窮民。奪嬖寵之祿。以賑困匱。無令人有悲怨。抑亦可乎。穆公曰。諾。穆公問曰。爲舊君反服。古與。子思對曰。古之君子。進人以禮。退人以禮。故有舊君反服之禮。今之君子。進人若將加諸膝。退人若將墜諸淵。又何反服之禮之有。穆公五年。齊田會以廩邱叛。田氏聞邱溫欲以其邑適魯。穆公謂子思曰。子能懷之。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。子思曰。仍雖能之。義所不爲也。彼爲人臣。君將顛。弗能扶而叛之。逆臣制國。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。此罪誅之人也。仍縱不能討。而又要利以召姦。非忍行也。穆公亟見于子思曰。古千乘之國。以友士。何如。子思不悅曰。事之云乎。豈曰友之云乎。穆公之於子思也。亟問。亟餽鼎肉。子思不悅於卒也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。北面稽首再拜。而不受曰。今而後。知君之犬馬畜伋。蓋

自是臺無餽也。穆公欲以爲相。時臣皆世襲榮寵。遞相傾難。不以德訓。乃歎曰。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。恥也。遂不受。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。曰。若子事君。將何爲乎。子思曰。順吾性情。以道輔之。老萊子曰。不可。順子之性也。子性剛而傲。非人臣也。子不見夫齒乎。齒剛則相磨。舌柔終不敝。子思曰。吾不能爲舌。故不能事君。子思乃作中庸。以述聖祖之業。其首章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。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又爲傳三十三章。舉夫天人性命之理。神聖功化之極。悉發揮無餘蘊焉。語具中庸。穆公問曰。子之書。記夫子之言。或以爲子之辭。子思曰。臣所記臣祖之言。或親聞之者。或聞之于人者。然不失其意焉。且君之所疑者何。穆公曰。于事無非。子思曰。無非。所以得臣祖之意也。又何疑焉。穆公不能用子思爲政。子思請行。穆公曰。天下之主。亦猶寡人也。去將安之。子思曰。蓋聞君子猶鳥也。疑之則舉。今君旣疑矣。又以己限天下之君。竊以爲言之過也。胡毋豹謂子思曰。子好大。世莫能容子也。子盍隨時乎。子思曰。大非所病。所病不大也。凡求容于世。爲行道也。假道求容。又何行焉。大不見容。命也。毀大求容。罪也。吾弗改矣。魯穆公六年。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。子思卒于衛。年八十。或以爲六十有二。或又曰。百餘歲云。然自子思沒後。而楊墨之徒。駸駸然各馳其說于天下矣。辭而闕之。宜孟氏之不能已也。子思歸葬于孔子墓南。宋崇寧中。封沂水侯。咸淳中。封沂國公。配食孔廟。明嘉靖中。改稱述聖子思子。賜子孫世襲。

博士一員

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。

又曰。鳶飛戾天。魚躍於淵。此一段。子思喫緊爲人處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。活潑潑地會得。時活潑潑會不得。是弄精神。

龜山楊氏曰。孔子歿。獨曾子之後。子思孟子之傳。得其宗。子思之學。中庸是也。

延平李氏曰。方其未發性也。及其發而中節情也。孟子曰性善。又曰情可以爲善。其說蓋出于子思。

屏山劉氏曰。子思之學。見于中庸。夫喜怒哀樂。與生俱生。子思約此以明中。非舍此而中可得也。唐李翱自謂子思中庸之學。著復性三篇。異乎吾所聞矣。其說曰。人之所以惑其性者。情也。情者。妄也。邪也。妄情滅息。本性清明。又曰。循理而動。所以教人忘嗜慾。歸性命之道也。迹其推衍。大約以滅情爲言。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。

朱子曰。曾子學于孔子。而得其傳。子思又學于曾子。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。旣而懼其傳之久遠。而或失其真也。于是作爲中庸之書。

又曰。子思作中庸。首三句。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。萬化皆從此出。人若能體察。方見聖賢所說道理。皆

從自己胸中流出。不假他求。

又曰。人之所以爲人。道之所以爲道。聖人之所以爲教。原其所自。無一不本于天。而備于我。學者知之。則其于學知所用。力而自不能已矣。故子思首發明之。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。

又曰。子思作中庸。以三言著于篇首。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。然學者能因其所指。而反身以驗之。則其所知。豈獨名義之閒而已哉。蓋有得乎天命之說。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。無一理之不備。而釋氏之所謂空者。非性矣。有得乎率性之說。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。無一物之不該。而老氏之所謂無者。非道矣。有得乎脩道之說。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。莫非因其所固有。而去其所本無。背其所至難。而從其所甚易。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。管商之權謀功利。老佛之清淨寂滅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。皆非所以爲教矣。

又曰。中庸首章。子思述所傳之意。以立言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。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。次言存養省察之要。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。以去夫外誘之私。而充其本然之善。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

朱子序中庸章句曰。中庸何爲而作也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。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。其見于經。則允執厥中者。堯之所以授舜也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者。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。以天下相傳。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。行天下之大

事。而其授受之際。丁寧告戒。不過如此。則天下之理。豈有以加于此哉。自是以來。聖聖相承。若成湯文武之爲君。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。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。若吾夫子。則雖不得其位。而所以繼往聖。開來學。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。然當是時。見而知之。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。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。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。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。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。更互演繹。作爲此書。以詔後之學者。蓋其憂之也深。故其言之也切。其慮之也遠。故其說之也詳。其曰天命率性。則道心之謂也。其曰擇善固執。則精一之謂也。其曰君子時中。則執中之謂也。世之相後千有餘年。而其言之不異。如合符節。歷選前聖之書。所以提挈綱維。開示蘊奧。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。

又曰。中所以狀性之德。而形道之體。和所以語情之正。而顯道之用。子思欲學者于此識得心也。心也者。妙性情之德也。所以致中和。立大本。而行達道者也。天理之主宰也。蓋心包性情。性是體。情是用。心字是一箇字。母。故性情皆從心。

問。中和者。性情之德也。寂感者。此心之體用也。此心存。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。感通時皆中節之和。心有。不存。則寂然木石而已。大本有所不立也。感通馳驚而已。達道有所不行也。子思教人。動靜一主于敬。戒謹恐懼。而謹之于獨。則此心存。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。朱子曰。是。又曰。子思別無可考。只孟子所稱。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。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。如云事之云乎。豈曰。

友之云乎之類。這是甚麼樣剛毅。

朱氏公遷曰。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。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。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。

雲峯胡氏曰。唐虞三代之隆。斯道如日中天。中庸可無作也。至孔子時。始曰攻乎異端。然其說猶未敢盛行。至子思時。則有可憂者矣。憂異端之得肆其說。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。

又曰。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。首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是由體之一。而達于用之殊。未復合爲一理。是用之殊。而歸于體之一。放之則彌六合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心之用也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寂然不動。心之體也。此乃孔門傳授心法。故于心之體用備焉。

又曰。孟子性善之論。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。然須着開端一天字。程子曰。中庸始言一理。未復合爲一理。所謂一理者。卽此一天字。又曰。萬物各具一理。萬理同出一原。所謂一原者。卽此一天字。按朱子曰。穀梁言天。不以地對。所謂天者。理而已。成湯所謂上帝降衷。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。是爲陰陽之本。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。爲之化焉。

又曰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子思之論。蓋本于此。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。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。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。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。

又曰。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。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。未又約而歸之于無聲無臭。卽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。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。中庸之德。其至矣乎。衆人之所可至也。未言中庸之極功。故

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。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，不過敬之至而已。敬者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。

東陽許氏曰：朱子曰：繼往聖，開來學，是明夫子教人，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。則子思所憂，豈專指夫子之教哉？

又曰：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，則聖人妙道幾于虛無，而曰上天之載，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。君子惟能慎獨，又于不覩不聞而戒懼，不使心之所存所發，有一毫不誠，久而此心渾然天理，人莫之知，但見其應事接物，從容中道，與天爲一爾，則不顯之妙也。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。

西山真氏曰：生之謂性，以氣言者也。天命之謂性，以理言者也。以氣言之，則人物所稟之不同，以理言之，則天之所命，一而已矣。然則虎狼之搏噬，馬牛之踴觸，非道耶？曰：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，循其天命之性也。若有搏噬踴觸，則氣稟之所爲，而非天命之本然矣。豈獨物爲然？凡人之爲善者，皆循天命之性也。其爲不善，則發乎氣稟之性矣。

又曰：孟子七篇之書，出于中庸者非一。其曰四端云者，則未發之中，中節之和也。蓋仁義禮智，性也。所謂大本也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，情也。所謂達道也。其曰禹稷顏子同道，孔子仕止久速者，則君子而時中也。其曰鄉原亂德者，則小人無忌憚也。其曰子莫執中者，時中之反也。其曰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者，南北方之彊也。其曰仁義禮智之實，則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，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

其曰堯舜性之、湯武反之、則自誠明謂之性、自明誠謂之教也。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、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。至於誠者天之道、思誠者人之道、一章之義、悉本于中庸、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。

雙峯饒氏曰：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、專爲訓道名義。蓋世之言道者、高則入于荒唐、卑則滯于形器、入于荒唐、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、老莊之論是也；滯于形器、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、告荀之見是也。是以子思于此、首指其名義以示人、言道者非他、乃循性之謂也。

又曰：道者、率性之謂、其體用具在吾身、敬者、所以存養其體、省察其用、乃體道之要也。戒懼、存養之事、慎獨、省察之事、中庸始言戒懼、慎獨、而終之以篤恭、皆敬也。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、惟其敬、故能誠。

新安陳氏曰：前聖如舜、首言道言教、而未言命性。至商湯君臣、始言天之明命。又曰：上帝降衷于下民。若有恆性、克綏厥猷、惟后、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、未始別白融貫言之。至孔子傳易曰：各正性命、一陰一陽之謂道、繼善成性、習教事、教思無窮。然言命自命、性自性、道教亦然。至子思子、始言性本于命、道率乎性、教脩乎道。發前聖未發之蘊、以開示後世學者于無窮。

又曰：中庸之書、造聖道之闡奧、其首章、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。首三句祖述湯誥、惟皇、上帝降衷于下民、若有恆性、克綏厥猷、惟后之言、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、血脈貫通、名義精當、則實過之、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。慎獨、曾子雖嘗言之、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。前一截、靜時工夫、未之言也。子思先就戒懼處言、靜時之涵養、方就慎獨處言、動時之省察、動靜相涵、交致其力、視曾子之言、益加密焉。亦本其所已發。

而盡發其所未發也。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。中之用爾。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。以見中之體。後言時中之中。以見中之用。言未發之中。本體淵深。除中庸外。他固罕見。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。靜致其中。動致其和。極其功。至于位天地。育萬物。參贊化育之大功。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。遏絕人欲者。基之。精乎大哉。一章大旨有本原。有工夫。有功用。歷選聖賢之書。無能背之者。其有功于道統之傳。萬世實不可磨云。

番陽李氏曰。中庸一書。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。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。道由性而出。言道而不言性。則人不知道之本原。而或索之于淺近。道由教而明。言道而不言教。則人不知道之功用。而或索之于高虛。言性于道之先。言教于道之後。而下卽繼之曰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子思子立言之旨。可得而識矣。

勿軒熊氏曰。按大學誠意章。言慎獨。子思傳授。蓋本于此。

整庵羅氏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子思此言。所以開示後學。最爲深切。蓋天命之性。無形象可觀。無方體可求。學者猝難理會。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。夫喜怒哀樂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。但不知其所謂中。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。故特指以示人。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。上文戒慎恐懼。卽所以存養乎此。然知之未至。則所養不能無差。或陷于釋氏之空寂矣。故李延平教人。須于靜中體認。大本未發時。氣象分明。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。李之此指。蓋得之羅豫章。羅得之楊龜山。楊乃程門高弟。其來固有自矣。程伯子嘗言。

學者先須識仁。識得此理。以誠敬存之而已。叔子亦言。勿忘。勿助長。只是養氣之法。如不識。怎生養。有物始言養。無物又養箇甚。由是觀之。則未發之中。安可無體認工夫。雖叔子嘗言。存養于未發之時。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。則不可。此殆一時答問之語。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。且以爲既思卽是已發。語亦傷重。思乃動靜之交。與發于外者不同。推尋體認。要不出方寸閒爾。伯子嘗言。天理二字。是自家體貼出來。又云中者。天下之大本。天地之閒。亭亭當當。直上直下之正理。出則不是。若非其潛心體貼。何以見得如此分明。學者于未發之中。誠有體認工夫。灼見其直上直下。真如一物之在目。斯可謂之知性也已。疊疊焉戒懼以終之。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。

又曰。鳶飛魚躍之三言。誠子思喫緊爲人處。復言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則直窮到底矣。蓋夫婦居室。乃生生化化之源。天命之性。于是乎成。率性之道。于是乎出。天下之至顯者。實根于至微也。聖賢所言。無非實事。釋氏既斷其根。化生之源絕矣。猶譏譌然。自以爲見性。性果何物也哉。

高景逸曰。性可默識。不可言求。何者。性無形體。安得以言形之。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。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。末言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中庸一書。只說得一性字而已。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。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。

又曰。唐虞言中。至子思始明之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萬古于此明中。于此明性。于此明道。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。